

麦 收

本报老年记者 朱帮义

“小满桑葚黑,芒种吃打麦”。到了芒种时节,就开始割麦打场了。在广袤的田野上,金色的麦浪滚滚,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驰进成熟的麦田,见景生情,不由得勾起我当年收麦打场的记忆。

过去,农村没有实现机械化,小麦收割完全靠人工用镰刀收割,然后把割下来的小麦打成捆用马车或架子车运送到打麦场上。人们常说磨刀不误砍柴功,收麦的前一天要将家中的所有镰刀磨得铮亮,个个十分锋利。割小麦需要早起,原因是清晨凉爽,趁着夜间的露水浸湿的麦穗,麦粒不宜脱落,往往天蒙蒙亮就起床,借助月光挥镰收割。我是家里的割麦能手,每次割麦都是打头阵,稳、准、狠地挥动镰刀,不一会儿就从地南头割到地北头,一排排麦捆整齐地摆放在田间。

麦收前必须先造场,场是打麦的基地,农村生产队那时候在麦收的前几天先选择一块成熟比较早的麦田,提前把麦子连根拔掉,腾空一片地来,用耢耙平,地面上洒水用石碾碾

轧,碾轧时再撒上一些麦糠,再碾轧,一直把地面压平为止。这样,一块平整的打麦场就造成了。

割下来的麦子运到场上后,人工把麦捆打开摊平在打麦场上爆晒。烈日炎炎,热浪滚滚,整个打场上像蒸笼一样,这是晒麦的最佳时机。人们不停地翻动着摊晒的麦穗,让麦子晒干、晒透才开始碾场。过去碾场大都是用黄牛、毛驴等牲口碾场,碾场人是村里的老把式,手中挥动着皮鞭吆喝着,石碾在麦穗上一圈圈转动。直到把麦穗上的麦粒彻底脱离干净,碾场才算结束。紧接着就是起场,村里的主要劳动力都集中在打麦场上,用桑杈把麦秸挑到场的边缘,然后垛成,一个个像小山一样的,挺立在麦场四周。人们把麦糠和麦粒用耢和木锨堆在一起,准备扬场。扬场是个技术活,一般人干不了。常言道:“会扬的一溜线,不会扬的一大片。”意思是说用扬场锨把麦粒扬在空中,有技术的是一溜线,落地后整齐不乱,麦粒和麦糠分离;不会扬场的把麦粒扬

在空中是一大片,落地后糠和麦粒仍混在一起。扬场的主要条件是得有风,没风扬不了场。说话间,起风了,是东北风,可以扬场了,人们手舞足蹈地露出了喜悦的笑容。扬场的挥动着扬场锨把麦粒抛上空中,其他人大竹扫帚扫、竹耙子搂忙个不停,不一会儿,金黄色的麦粒堆成了小山。

1981年春,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,爱人在老家分了责任田,到了麦收季节,我向单位请假回老家帮爱人收麦。割麦子我不怕,那时候年轻有力气、有技术,不到两天就把小麦收割完毕。虽然劳动力少,但我和爱人拉石碾碾场配合完成。困难就出在后面的扬场这个环节。我不会扬场,最后只好请年迈的父亲帮我。父亲年纪大了,但扬起场来手脚利索。他扬场,我一旁扫麦糠、垒麦粒打下手,不到半个小时,麦子被父亲扬得干干净净。

收麦打场的记忆,让人难以忘怀。



麦收时节
邓喜顺 摄



鸡蛋、麦收和端午

本报老年记者 刘松梅

10岁生日那天,母亲悄悄塞给我一个煮鸡蛋,说:“吃了这个鸡蛋,你就又长了1岁。”我问:“弟弟、妹妹有吗?”母亲说:“等他们过生日的时候再给他们煮。”意思很明白,他们没有。

我躲在里屋悄悄地剥去蛋壳,小口小口地咬开蛋白,再小口小口地吃里边的蛋黄。吃到一半的时候,弟弟、妹妹发现了我在吃独食,那羡慕的目光、咽口水的声音深深刺痛了我。于是,我让弟弟、妹妹每人咬了一小口。那时我想:啥时候可以不用躲藏,正大光明地吃一个完整的鸡蛋?

上高中那年,麦收时节学校放了一周的麦忙假,让回家帮忙麦收。当天晚上我家的餐桌上,破天荒地出现了一盘黄鲜叠翠的韭菜炒鸡蛋,激动得我不敢下筷子。母亲则笑着说:“吃

吧,明天好早起到自留地割麦子。”

第二天是端午节,因为赶上麦忙,也就没有了过节的讲究。早上天蒙蒙亮,母亲拍着房间的门叫我们起床。我和姐姐睡眼惺忪地穿好衣服,匆匆洗漱完毕就跟着父亲下地割麦子了。晨风里飘荡着麦香,早起的燕子叽叽喳喳地为麦浪伴舞,油画似的麦田微微荡着波浪,麦穗相互摩挲发出曼妙的音乐,唯美的画面让我们精神振奋,挥动镰刀收起麦来。

父亲是有名的割麦能手,手大胳膊长,一揽六垄在前面开路。我和姐姐一人三垄紧随其后。没到红日拱出地平线,我们已经从西头割到东头,又从东头割到了地中间。这时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,累得浑身酸痛,躺在麦堆上不想起来,肚子也饿得咕咕叫。

突然,听到弟弟的叫声:“快来吃饭了,妈妈做了好吃的!”他掀开篮子上的棉布,里边有一小盆煮鸡蛋、一掬黄灿灿的烙饼,还有几根青翠欲滴的小黄瓜。随后,母亲提着一个陶罐子风风火火地赶过来,一边舀汤一边说:“今天端午,又割麦,足量吃!”

我拿起一个煮鸡蛋问母亲:“我可以自己吃一个鸡蛋吗?”母亲说:“可以,鸡蛋、油饼随便吃,画记号的是咸鸡蛋,谁爱吃啥就吃啥。”母亲腌的咸鸡蛋,剥开后蛋黄流油,黄灿灿的很有食欲,天下美食非它莫属!

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吃这么丰盛的午饭。从那时起,我爱上了母亲腌的咸鸡蛋。也是从那时起,日子越来越越好!

梦回泸沽湖

本报老年记者 林发义

近日,闲暇之余翻阅老相册和以前的旅行日记,疫情之前天南地北的旅游生活历历在目。其中,泸沽湖蔚蓝的天空、一望无际的草海和摩梭人特有的民俗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那年4月,我们一行24人来到泸沽湖。站在湖边的观景台上放眼望去,天水一色,好一幅精美的油画,又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碧绿的群山中。岛屿上的树十分奇特,两棵树的藤条是编织在一起的,像一个又宽又大的秋千。这里湖水是静的,似乎一切都在沉睡中。游览泸沽湖,真的让人醉!

泸沽湖是四川和云南两省的分界湖,在四川省盐源县与云南省宁蒗县之间。泸沽湖四面环山,湖岸曲折多湾,环湖约57公里;泸沽湖是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,是中国第三大深水湖泊,资源丰富,依山傍水,周边居住着蒙古族、纳西族、彝族、壮族等居民,摩梭人4万多人。

关于泸沽湖的形成,当地摩梭人有个神奇的传说:在远古时代,这里曾是一片村庄。村里有个孤儿,每天去狮子山放牧。人们只要把牛羊交给他,他总是把牛羊放得肥肥壮壮的。一天,男孩在山上的一棵树下睡着了,梦见一条大鱼对他说:“善良的孩子,你太可怜了,从今往后,你不必带午饭了,就割我身上的肉吃吧。”小孩醒来后,在山上的一个山洞里找到那条大鱼,于是就割下一块肉烧着吃。第二天,男孩又去了山洞,发现大鱼昨天被割过的地方又长出了肉。这事被村里一个贪心的人知道了,他想把大鱼占为己有,就约了一些贪财的人,用绳索拴住鱼,让9匹马、9头牛一起拉。当鱼被拉出洞的同时,灾难就降临了,洪水从洞里喷涌而出,顷刻间淹没了村庄,形成了泸沽湖。在洪水爆发时,有一个摩梭女人正在喂猪,她两个年幼的孩子正在旁边玩耍。母亲急中生智,把两个孩子抱进猪槽侥幸活了下来,母亲却葬身水底。当地人称泸沽湖为“谢纳咪”,意思为母亲湖。在泸沽湖的北岸,屹立着一座秀丽的“格姆”山,意为女山,摩梭人视为女神化身。在这茫茫的高原上,美丽的泸沽湖畔,万物都被赋予女性的形象,成为传说中的女儿国。

我是一名旅游爱好者,过去的几十年里去过很多地方。漂亮的泸沽湖只是我们伟大祖国壮美河山的惊鸿一瞥,期盼疫情早日结束,我将再次收拾行囊启程,去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。

忆童年六一

本报老年记者 王根才

五黄六月农忙苦,挎篮捡麦日过午。手掌扎满老芒刺,脚丫染红新茬土。沟边河沿喝凉水,空腹饥肠响如鼓。待到日落西山后,碗里麦粒几可数。

粒粒粽子皆深情

本报老年记者 侯思亮

腹有诗书著华章,山河破碎悲满腔。一曲怀沙铸英魂,千古绝唱泪罗江。五月初五糯米香,万人空巷祭忠良。粒粒粽子皆深情,浩浩正气永流芳。